

馬寶光
考古論叢

張

承

志

題



際匯印譜

馬寶光

編著

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馬寶光考古
論叢之一

源匯印譜

馬寶光 編著

出版發行：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號三樓 電話：26706633 傳真：26701382

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印刷

889×1194 32開本 11.25印張 24萬字

2011年10月第一版 201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500冊

定價：港幣50元 人民幣50元

ISBN 962-450-553-5/D.49234

《马宝光考古论丛》前言

69年末，因政治灾难举家下放到叶县保安公社报沟大队西王庄务农。先父马忠福是八级制裘技师，在给大队熟皮制裘时，我就跟着学习这门传统的技艺。当时没有磨石磨皮铲，父亲说看能否找块汉砖当磨石，说着就出去了。我想，在这边远的小荒村怎么会找到汉砖，汉砖是啥样子？不料只一会儿，父亲就手里拿着两块半截砖回来了。我忙问：“咋肯定是汉砖呢？”父亲说：“汉砖的特点是上面带花纹。”他手一翻，果然在砖侧有“×”形纹突显。我问父亲是如何知道带花纹的砖是汉砖，可以当磨石的。他说是老辈子工匠们传下来的。

后来去距西王庄西十八里的保安公社赶集，路过前古城、后古城村时，发现地上汉代的残砖剩瓦到处可见，房子、院墙上也随处可见带花纹的汉砖，它们默默地证明着这里确实是一座古城遗址。让我意想不到的，来到保安集市往西一深入，在老保安驿的南北长街中，所有的房子、院墙都是汉砖的落脚处，花纹繁多，千姿百态！再后来我和父亲去距西王庄北三十里的旧县卖坏红薯干，这里是古叶邑旧址，所以称旧县。当我们一踏入此地边界，立

时呈现在面前的是难计其数的碎砖瓦，家家户户全都是汉砖的安身地，整个旧县城成了汉砖的海洋，这真叫我大加惊异。此后不久，和父亲去距西王庄北六十里的叶县南关办事时，令人吃惊而又难以置信的是，整个叶县（古昆阳城，汉代昆阳大战即发生在这里）全是一个汉砖的大世界。在东西南北关的大街小巷里，所有的人家几乎都被汉砖层层包裹着，扑面而来的古色古香让我倍感震撼。

纵观叶县境内，从前古城、后古城到保安公社，再从旧县城到叶县城，汉砖在叶县民间的蕴藏量大的吓人，简直就是汉砖大宝库。那花纹的错综复杂、结构的奇思妙想、风格的古朴简洁、内含的传承悠远，无一不深深地击打着我不明而又贴近的心灵！为什么砖上要做花纹？这些花纹又是什么含意？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成了我学习考古的机缘。所以，一有空就往这些遗址和地方跑，收获当然亦丰：箭头、陶罐、瓦当、带钩、印章等时有发现。后来回漯河时听说郾城台王高台上有层层瓦片，于是就借个自行车匆匆前往。果然，高台方圆有五十米、高达两三丈，陶片灰、黑、红均有，上面还布满了各种纹路。我正高兴地扒拣，一位老人问：“你在干什么？”我心里吃惊不小，因为当时这属于四旧，正是批判的对象。我忙笑脸回答：“好奇扒着玩。”他说不是吧，你捡的品种很有代表性，怎么会是扒着玩呢？不用担心，我是搞这个的。我喜出望外，

不由亲切地交谈了起来，他了解了我由于好奇和求知心切，在胡乱探求着这些物件的究里，不由感慨万千地说：“在考古就是反革命的年代，你竟偷偷摸摸搞这太难得了。只是你还不入正路，你愿拜我为师吗？我是考古教授、右派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我对着这位瘦小而精神的老人一时呆住了，今生咋这么幸运？竟碰上了考古教授。我忙回神连说愿意愿意太愿意了！他接着说好孩子，你很幸运，一个教授教一个学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努力吧将来你会很有出息的。原来他是郑州大学五七干校的著名考古学家、生产工具史学家荆三林教授。于是我在他的不断精心指导下，日渐进入了考古学的大门，成了他的入室弟子。

改革开放后，我主要从事彩陶纹及古代纹饰含意的探源研究，在《甲骨学研究》、《中原文物》先后发表《对两个甲骨文字的探源》、《从彩陶纹看几个古文字的造字本意》、《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新探》、《关于几幅彩陶图案的管见》等文章，受到了甲骨学界泰斗胡厚宣先生的高度赞扬，他说：“从彩陶纹研究古文字的造字本意，为甲骨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我从彩陶纹鱼纹的演变中推证“明”字的造字本意应当为鱼的眼睛，得到了古文字学家王宁教授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唐文教授的高度赞扬，他说：“我十分赞赏马宝光先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他的敏锐的观察力。”“发

现一个文字的造字本意，就等于发现了一颗新星，马宝光即是如此”。一些文章先后获得省社会科学奖和考古学会优秀论著奖，后又破格提升为文博管
员职称，家属三口人的农村户口因获奖而全部得到“农转非”。这些全都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由更加勤奋起来。我常常先挣钱放在家里，然后就坐下搞考古，等家里快没钱了，再去挣钱，然后再坐下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物市场日渐合法起来，我的经济状况也随之日渐好转，但在关键的时候总是女儿仁彦全力以赴，用她所挣的钱资补我的费用，外甥女婿张宝成更是义不容辞在文化经费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2005年他来漯河看望我时，问起近来情况，我谈及准备将多年在历代玺印、汉砖、银饰、钱币、彩陶纹、古文字研究等等方面的
心得及有代表性的藏品，汇集起来出一部50万字的《考古论丛》。宝成很热情地说为我联系深受国内外好评的“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出版。于是我随即写了个内容提要及出书的设想交给了他。不想他回到宁波后，很快与“香港天马出版公司”取得了联系，并且很快就办理了出版印刷手续。这实在让我非常高兴！

在着手整理时发现，以不同的几项内容合为一本书，不但很不便于翻检，而且50余万字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只好以《考古论丛》为总名，一个内容一个内容地分册进行。《源汇印谱》就是丛书

的第一册，随后将以不同的内容为单元，陆续一册一册地出齐，然后做一个传统的书套，合装成《考古论丛》。

《源汇印谱》印出来后，立即邮给了挚友张承志兄长，因为我们俩十余次结伴共游，经常谈及我的考古内容，主要是让他提点意见。承志兄看后极为赞许，但对两方“八思八”文印没能考释出意思而深表遗憾。他建议把《考古论丛》改为《马宝光考古论丛》最为恰当，把印谱重印后还作为第一册，再把原先出版的《玉饰花纹》精选一下也收入丛书之中。并亲自题写了书名，画了封面设计草图，标注了具体意见专函邮了过来。人生难得一知己，这种兄长般的关心和厚爱让我倍感鼓舞和鞭策！于是以承志兄题写的《马宝光考古论丛》统一做了封面，几经调整丛书原规划后，内容分六册组成：1《源汇印谱》，是秦汉至民国时期印章的汇集，并对每方印做了必要的艺术点评；2《汉代砖纹》，是河南汉代砖纹的汇总，对一些砖纹结合彩陶纹的研究做了深入的探究；3《汉画像砖》，是集中了许昌地区出土的资料，并做了引经据典的考释工作；4《青花艺术》，主要收录了青花碗碟底部图案，并对这些图案做了艺术评析；5《玉饰花纹》，共精心拓制了1715件民间玉饰纹样，并对这些玉饰的佩戴及花纹的内涵做了探索；6《河南凹穴天书》，是从数县市新发

现的 2 万余处凹穴天书中精选的汇集，并做了研究和探讨工作。这 6 册书中 2、5、6 三册，填补了考古的空白，1、3、4 册也努力做到各具特色。至于原规划中的“清代银饰、彩陶纹研究、漯河地区出土钱币、古文字探源、文物鉴定”等方面的内容，只好等以后再完成了。

《汉代砖纹》、《凹穴天书》两册中的主要内容，去年 5 月在我的人生知己，北大著名环境考古学家宋豫秦博导的全力推举下，我有幸登上了北大讲坛，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大厅作了考古与艺术报告会，承志兄最后作了总结发言。会后在接受中国民族报记者专访时，顺便透露了我的心愿，准备在《马宝光考古论丛》出齐后，以一千套分赠给全国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地市图书馆。今年恰是兔年，我整整六十周岁，在丛书即将印制完成之际，承志兄又将我北大考古报告时他的总结发言改写成了序言，文生兄也把原《玉饰花纹》中的序进行了改写，作为丛书的序言传了过来，这实在让我喜出望外，使我的心愿能这么完美地得到实现，真乃人生中的一大快事。

回想半生风雨和匆匆脚步，真主的巧妙安排、恩师的谆谆亲授、妻子的勤俭持家、女儿的助父孝心，不由泪水满眼，感赞真主在那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了我一条考古的出路，并在这条路上恩赐了我！

体制外的涌动

—序《马宝光考古论丛》—

张承志

(一)

在考古领域、甚至在全人类文明探求者的行列中，或许可以归纳出三种类型的人：

第一种人本身就生活在文明内部，或文明共同体的核心里。也许他们就是耕读乡里的农民，一代代从“文化”跟前走过，每天捉摸其中的奥妙。如今他们已有了余裕买书上网；当脑际朦胧浮现了某种表达能力和概括能力的时候——他们开始迟疑动笔，试图总结自己的文明。

民间的自存的文化内涵，为生长于斯的本地人、农民儿子、每日穿行其间的感悟者熟知。如马克思所说，以前他们不会表述自己，对他们拥有之文明的解说，总是由外人代言——包括调查员、军人、学者，总之是由职业或专业的人员捉刀代笔，实现解说并逐一传世。

第二种是专业分工的产物。求俸及学，因职从业，全因跻身于体制之内，踽踽终老于大伞之下。不问智愚，皇粮味美，他们宛如水银泻地，占领遍及每一缝隙。尤其在中国他们阵容最为庞大：本来

社会的细密分工已经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结果，兼之半殖民地的贫血基因以及社会主义大锅饭煮糊的、倒不掉的麻烦锅巴——世间潮流一旦附庸资本，他们便从伪学的堑壕里蜂拥跳起，向着金钱与权势倒戈。三十年河西，当年言必称马列的他们，早已是资本主义的铁杆。其间抄炒欺盗，不知生产了多少印刷垃圾。俯瞰豢养他们的体制与专业，不能不感叹所谓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的水平。

毋庸赘言，专业分工之内也会出现少数的佼佼者。但是，从宏观的历史观察，从已被揭破的东方主义、到死赖茅坑的低质学术，繁衍孳生的体制内知识，已被推到了历史批判的前台。

第三种乃是一种例外；他们或身在文明遗址之外，也并非由于薪俸和职业使然，而是出自天然的气质，从对文明的深爱抵达对于文明的忠诚，出于爱好与天性而导致一种宗教式的、文明之子的发现。这样的例外当然是凤毛麟角，他们乃是知识分子中的巨人，不受职场的限制，散见于体制内外。

总结这三种类型的人与学术，需要等到这个时代结束之后，上述三种人和学术都已彻底成型、并显示出本质的真正区别之后；今天我们想说和能做的，只是触碰逐渐充溢的现象，提示方兴未艾的倾向。

（二）

河南的民间考古学者马宝光，是一个向着这第

三种学问——虽然他还远未到新知识的创建——的跋涉者。

马宝光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政治的灾难，迎受了全家下放农村的人生剧变。也恰是在内涵丰富的河南农村，他不仅见识了青铜器和画像砖、古城址和古遗址的模样，还邂逅了一位落难的考古学家，从而对考古学粗略入门。

河南恰是古文明与古代遗存的渊藪，这成全了他的天性和爱好。

他痴迷考古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我和他是一对朋友，十数次相约结伴，游走于北方各地。常常是一块走路时，他突然失了踪影。他像只山羊，不是爬上了半山，就是跑下了断层，拨拉寻觅，不分公园荒山，总要找到点什么文物。去年在邯郸赵王城，我们正在路边等公共汽车，一会车来了他却不在，让我急得大喊大叫——原来他跑到路边坡坎扒陶片去了。我常感慨，他对考古的着迷，远远超过了我这退役的考古队员。

他在民间的独自考古，令我吃惊不已。完全是出自罕见的一种天性，一种爱好与痴迷，他一厢情愿，乐在其中、年复一年，实践着个人的考古，并步步踏入了研究。

他的功夫，介于鉴赏家、收藏家、发现者和研究者之间。虽不能实行大规模的田野发掘，但河南丰富的文化遗址、以及民间流通的文物数量，不断

丰满着他对青铜玉器汉砖元瓷、以及楚城汉墓史地传承的眼光。平日他以各种生计解决温饱，再以更大热情，听由河南遗存的引导，步步追踪古代的奥秘。无从言及名利，也不与工资有缘，他身在体制的机构之外，却以一厢的钟情，朝着考古的奥深锲而不舍。

就这样积累日渐堆积，居然编辑了一套六册文丛。数百方从战国到元代的古印、数百种汉砖纹饰和画像砖图案、民间的玉器殷商的甲骨，还有从青花瓷残存碗底圈足的艺术，到散见中州大地如同天书的岩刻，他的涉及，有些是专业考古忽视或忽略的空白，有些则正是专业研究的难点。如他在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的演讲中公布的、对从彩陶到汉砖纹饰中“鱼纹”起源与派生的研究，就已经阑入了最艰深的领域。

(三)

他在北京大学豪华的讲演厅里，克制着河南的家乡土语，别着劲用普通话讲解鱼纹的演变。一旁静听的我，琢磨着他讲的内容，更体会着他存在的意味。那天他在北大，讲得远不如我俩在王屋山、雁门关、五丈原等地旅行夜宿十元小店、促膝而谈时，讲得那么精彩。

混杂于他可称广泛也可说杂芜的成绩之中，泥土气息，农民味道，非专业感，无疑都在所不免。但我更想留意的，是其中的一股真挚、和一种体制

外的意味。是的，在人心浮躁的今天，在印刷垃圾疯狂生产的时代，如此真挚和体制外的起步，应该给人一些启发。

因为真挚的初衷，唯在盼望科学的终点。置身体制外的追求，应已断念出世的荣耀。马宝光和他身后遍及于各种领域的知识爱好者大队，能守住这一姿态与位置的尊严么——否则他将玷污自己的初衷和意义，再次跌入常见的、可悲的沉沦。

那一天我做为讲演会的评议人，在会场也讲了几句。我在赞赏北大考古诸师兄为民间学者提供发表场所的举动之后，更呼吁听众对马宝光的质疑。因为我深知，体制既然能存在久远，乃因其积累的深度与规范，马宝光其实把自己摆上了尖锐的学科驳难面前，其严厉程度，也许他自己还不能想象。

但无论如何，一个总要为五斗米操劳的民间人，居然在家乡的大地上纵横奔波独立思考，印出一套考古文丛，时而还向象牙塔内的学术填空补白甚至提出挑战，这令人不能不感动。

我关心的——是他的做为背后的潮流涌动，是他形象可能象征的一类新人。

谁能尽知这一股涌动的命运，以及它未来的趋势呢？可以断定：在它之中的一部分人，会皈依和恭顺于体制。因为有些体制外的斗争，往往不过作态，不过是为了跻身于体制而已。

但也会余留真有大志的人。

或许经由他们的努力——体制外的努力，中国会逐渐迎来新时代的学术、以及完全崭新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前述第三类型的人。或许他们将建立新的积累，荡涤资本控制以来的知识体系，给未来以新的希望。

——谨以为序。

2011年10月5日，草就于秋凉

《马宝光考古论丛》序

秦文生

宝光兄是我国著名生产工具史专家、郑州大学考古学教授荆三林先生的入室弟子。早在20年前他破格评定中级职称时，荆三林教授当着诸位评委的面曾向大家高兴地介绍说：“这是我的孩子。”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

对于宝光兄，我是先闻其名后识其人。记得在上大学时，荆三林教授就向我多次提及宝光兄的名字和事情。说他曾收了一个得意的学生叫马宝光，如何如何刻苦自学，如何如何多才多艺，我当时就很想结识一下宝光兄，可惜未能相遇。我大学毕业分配至河南省博物馆工作后才得以相识，接触几次，果如荆先生所讲，他知识面很宽，思维敏锐，学习非常刻苦勤奋，有股顽强不屈的精神和充满自信的性格。我这样说决不是夸饰他，恐怕认识他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最为难得的是，当时他拖着一家四口，三口人没有城市户口，妻子没有工作，两个女儿又小，他不得不下海挣钱养家糊口，挣了钱就坐在家里学习，家里没钱了就再下海去挣。用他的话说，没有一分钟闲着的时候。有道是天道酬勤，他不仅在考古、彩陶纹饰研究、汉砖花纹研究、甲骨文研究、装裱艺术、明清玉饰、清代银饰等方面

写了不少文章，有的还获了奖，而且在回族典籍的翻译、整理上也多有建树，他是河南民族典籍“八五”、“九五”规划项目的学科带头人。先后出版了《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中国回族典籍丛书》（6大册）、《穆斯林家庭实用手册》等。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的文字已近500万字。

现在，他的《马宝光考古论丛》全六册即将出版，其中《汉代砖纹》、《玉饰花纹》、《河南凹穴天书》三册填补了某些方面的空白。《汉代砖纹》大多为简单的菱形纹和几何纹，向来不太受人重视，他却另具慧眼，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收集整理和研究，观点独特，为此还应邀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了专题演讲，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很好效果。清代至民国的《玉饰花纹》，多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佩戴的饰品，文物考古界很少有人涉足，更少人去民间专门收集并加以研究，他却不辞劳苦，常年奔走于乡间村镇，从上万件玉饰中精拓了厚厚的一册，启功先生在世时看了他拓制的玉饰不由连声称道，还为他题写了书名并且赠送了一幅书法作为奖赏。《河南凹穴天书》则是他带着学生两年时间踏遍河南八个县市的山区搜集的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另外三册也各具特色，《源汇印谱》全为漯河市的收集和发现，但他请篆刻名家对每方印章一一作了点评。《青花艺术》更是别具一格，收集的样品全是碗碟底部纹样，没有完整器物，特色是他对图案